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

单霁翔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

单霁翔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
单霁翔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618-3864-8

I. ①从 II. ①单 III. ①博物馆学 IV. ①G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2320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杨欢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址 www.tjup.com

印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85mm × 210mm

印张 20

字数 512千

版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2月第1版

定价 59.00元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

目 录

- 1 引言 / 03
- 2 博物馆社会职能的调整与完善 / 13
- 3 博物馆是城市文化进步的积极力量 / 37
- 4 博物馆是加强社会教育的积极力量 / 69
- 5 博物馆是改善民众生活的积极力量 / 103
- 6 博物馆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 137
- 7 实现保护性再利用的旧址博物馆 / 171
- 8 实现考古信息展示的遗址博物馆 / 229
- 9 实现原生环境保护的生态博物馆 / 293
- 10 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社区博物馆 / 339
- 11 实现传播方式拓展的数字博物馆 / 413
- 12 结语 / 459

1 引言

《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发表了著名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的《国际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分化与整合——博物馆研究的两条思想路线札记》一文,文中对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以来,世界博物馆领域发展和博物馆学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分化事件进行了科学梳理,并指出“博物馆发展中的分化与整合不是孤立的,它是博物馆在适应社会发展大环境中产生的分歧,并且形成了两条各有侧重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以博物馆功能为基础的专业化路线,另一条是以博物馆职能为基础的社会化路线。当前,这两条思想路线正在新整合理论的整合下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①。上述所说“一系列分化事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分裂”,即由于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大,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成立了独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正式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相分离,成为专门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非政府组织。这是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壮大后的必然结果。此后,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博物馆专业人员仍然积极参与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行动,但是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博物馆馆舍内的各项业务和自身建设。国际博物馆协会前副主席P.博伊兰(P.Boylan)在1996年发表的《国际博物馆协会五十年》回忆文章中认为:“将保护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人为地割裂开,是对双方力量的削弱,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25年间的最为严重的失误。”

量子论创始人M.普朗克(M.Planck)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突破人类认识上一个又一个局限性,而要使种种局限性获得根本性突破,就必须注重学术的综合,加强交叉学科研究。博物馆资源作为人类资源中的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有着自身的包容范畴。“在我们看来,博物馆学曾经、而且现在仍陷在某种理论的僵局之中,它对博物馆自身的密切关注从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们的反思,无法充分拓展思维,树立更宏伟的规划。当时,我们深感如笼中鸟、网中鱼,所以,作为积极向上的激进派,我们被迫回溯到博物馆之最本源的问题,然后一路逆流而上探究它的功能,诸如收藏、研究、文化传播,等等。”^②传统的博物馆,本质上定义为收藏、展示、教育和研究四大功能。美国著名博物馆学者S.威尔(S.Weil)却认为,博物馆过于强调功能,忽视了它存在的目的,那就

① 苏东海.国际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分化与整合——博物馆研究的两条思想路线札记.东南文化,2009(6):9.

② 弗朗索瓦·科泰.博物馆:城市之脉动与激情.国际博物馆,2006.(2):43.

是“为大众开放，促进社会发展，并以研究、教育及娱乐为目的”。从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出现到现在，博物馆从贵族、社会名流、研究人员等少数人的古物陈列所、学术据点，到成为人们的“精神的家园”、“文化的绿洲”、“知识的殿堂”、“城市的客厅”、“文明的窗口”，博物馆经历了深刻的文化演变。

上海博物馆陈燮君馆长认为，博物馆文化拥有四大力量，即以其民族凝聚力，诉说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其历史穿透力，演绎着漫长历史的沧桑巨变、岁月坦诚；以其文明渗透力，寻觅着中华文明的悠悠源头、绵绵根脉；以其艺术感染力，守望着精神家园的世代传承、人文自豪^①。徐忠文先生认为，“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是历史的终点，更是历史的起点，即人类发展的驿站。它的责任是尽可能地收集、保护好人类前行中所取得的成就和过失，更要为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提供路标，同时也应是人类心灵得以净化的圣殿”^②。美国博物馆学家哈里森（Harrison）曾在阐述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观念的文章中指出，新博物馆学的观念是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学的观念而言，并尝试对过去的概念作一番全面的检讨与批判。它的重心不再置于传统博物馆所一向奉为准则的典藏建档、保存、陈列等功能，转而关怀社区民众与社区的需求，成为博物馆经营的最高指导准则。法国卢浮宫馆长H.路瓦莱特(H.Valorette)认为：“今天的博物馆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待’。今天，博物馆应该在城市生活占据重要的地位，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公民责任感的工具，是批判精神的孵化器，是品位的创造地，它保存着理解世界的钥匙。当然前提条件是它必须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不仅将这些钥匙传递给它的同道，而且还要传递给所有其他的人。”^③这些见解表明人们在深入思考博物馆在新时期的功能与职能。

今天，博物馆工作的内容涵盖了整个文化遗产的信息体系和价值体系。“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从其诞生起就肩负了很重的社会责任。如果说博物馆从‘贵族化’到‘平民化’，用了200年的时间，那么，随着世界上全球化、社区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和个性化特点的显现，博物馆正在与时俱进，走上现代化的探寻之路，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博物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长期以来，“博物馆界内部的改革派也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他们提倡博物馆要和环境融为一体，博物馆里的遗产要回到遗产地去，他们掀起了新博物

① 陈燮君.博物馆——守望精神家园.人民政协报, 2009-09-14 (C4).

② 徐忠文.走出博物馆免费开放后的迷茫.中国文物报, 2009-02-20 (6).

③ 曹静,黄玮.世界文明的高处相逢.解放日报, 2008-03-19 (5).

馆学运动和生态博物馆学运动,博物馆要进入生活之中,要为社会服务”^①。这个问题也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目前国际博物馆协会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这两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组织,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加强合作,也使博物馆在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中发挥出更大作用^②。对此,苏东海先生指出,“研究博物馆在适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分化与整合是博物馆发展研究和历史研究中有价值的课题”。“现代博物馆在价值取向上的最大变化就是推倒思想围墙,使博物馆勇敢地融入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去,面向社会大众,表达他们在文化上的企盼;面向城市生活,展示文化的多样性;面向发展着的实际,不断地更新理念”^③。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界始终关注社会现实,跟踪社会热点,先后针对博物馆与环境、博物馆与全球化、博物馆与无形遗产、博物馆与文化多样性、博物馆与社会变革及发展、博物馆与科学发展观、博物馆与社会和谐等课题进行积极探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状态。各级政府也开始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全体公众基本的文化权益和基本文化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博物馆的概念也应随着公众需求的多样化而扩大,不断创新博物馆文化的展现方式,提高博物馆文化的服务能力,不仅文化遗产领域所有的信息都可能被纳入博物馆文化之中,甚至博物馆本身也成为地区文化活动的核心。“实际上,在过去几年的不断尝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一个观点,即实践博物馆学理论的最有意义的方式是保证给予文化交流和多学科组合以更大的空间,同时真正地吸引更多的人就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讨论。在这层意义上博物馆学是个纳百川之流、聚四海之智而非故步自封的领域”。“我们所要倡导的是由博物馆所引导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它不仅仅只被理解成城市过去的标志和记录,局限于展示城市文明原有的发展进程,而是要打破对博物馆功能理解的禁锢,将它看作城市文明的推进者和引导者,鼓励其搭建文化多元性展示的舞台,利用特有的资源和方式,为城市乃至社会提供精神文明的有力支持”^④。

著名物理学家W.海森伯(W.Heisenberg)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重大成果的发现常常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思维路线的交叉点上。”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

① 曹兵武.关于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中国文物报,2007-12-28(6).

② 涂小元、田家骥.浅析博物馆与城市文明的关系——兼论博物馆保护文化遗产的作用.//携手2010:宁波国际博物馆高峰论坛论文选辑,第84页.

③ 陈雯君.博物馆——守望精神家园.人民政协报,2009-09-14.(C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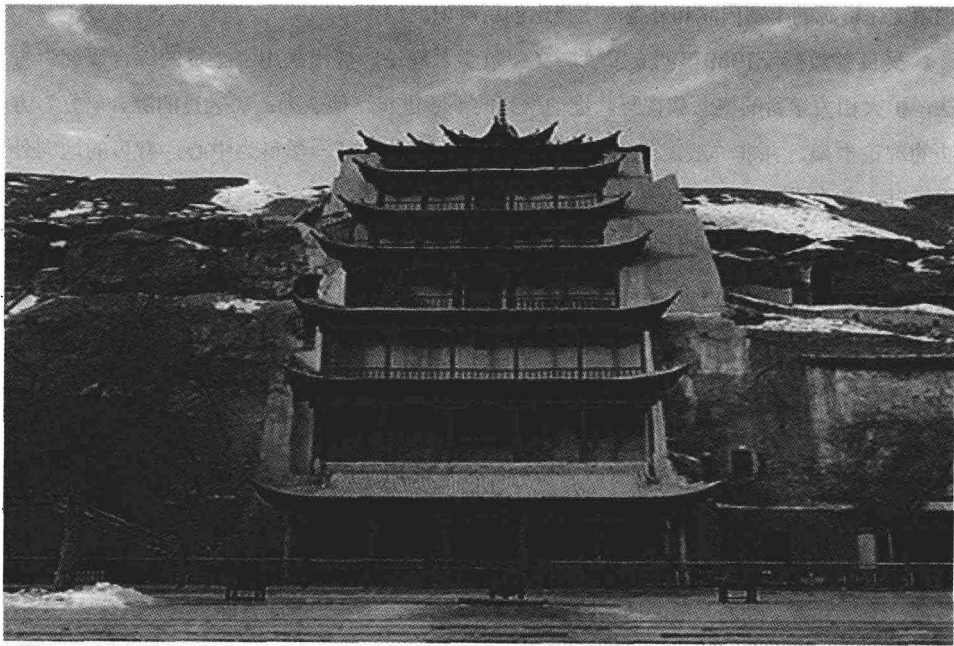
④ 朱莉,丁燕.博物馆:城市文明的践行者.//携手2010:宁波国际博物馆高峰论坛论文选辑,第109页.

的前沿,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突破。国际博物馆领域曾经历“从整体走向分化”,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期待重新“从分化走向整合”。“在现实需要的面前,以专业化为基础的主流博物馆的改革与以社会化为基础的改革日益融合起来。两者并非对抗的矛盾,是可以相容的,从两者的对抗到两者的包容是理论日益成熟的表现”^①。国际博物馆协会根据新的形势,确定2008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动力”。这一主题,从更高层次上明确赋予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从而要求博物馆进一步增强使命意识、责任感和自觉性,努力完善自身功能,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职能,更好地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既保证博物馆的本质,又向更多的公众开放,提供更加丰富的知识经验,这是当前博物馆面对的一个挑战。因此,需要不失时机地运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科学地揭示博物馆的本质特征,进一步认识博物馆学科的重要性和科学性,从更大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提供相关理论框架,揭示其内容的广泛性和错综复杂性,从而对博物馆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和外延深度作出创新辨识。

吴良镛教授于1989年创立了“广义建筑学”理论,提出采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扩大相关学科的概念和视野,推动学科的不断进步。他认为:“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的理论框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而是以某一学科为中心,有目的地向外围展开,在有关科学中寻找结合点,以解决有关具体问题。这样既可以扩大原有的知识领域,又比在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一般地从多学科间的交叉来探索更为集中,因而有可能将学科的发展推向更高的层次。今天,博物馆具有开阔前景,充满发展机遇。面对博物馆领域呈现出的发展变化,通过深刻领会广义认识理论的时代意义,运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深入思考博物馆概念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扩展,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趋势,正确处理博物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各种关系,探求博物馆文化体系的完善,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多样化地理解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能,评价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探索新的博物馆类型和相应的发展方式,强调博物馆事业“整体的观念”,将传统的博物馆理论扩展为全面发展、兼容并蓄、动态开放的博物馆理论,实现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① 苏东海.国际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分化与整合——博物馆研究的两条思想路线札记.东南文化,2009(6):12.

今天，面临城市化加速进程，大规模城乡建设持续展开，人类社会珍贵的文化记忆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在此情况下，博物馆不能再囿于过去所形成的传统框架，不能再将博物馆的活动空间和影响范围循规蹈矩地限定在馆舍之内或有限领域，而应该创建和拓展出更大的空间和更宽的区域。博物馆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形象，表达着城市的文化精髓，在广大民众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表明博物馆的结构已经日趋复杂和多元，博物馆事业的领域，不仅在博物馆的建筑群内和人工制品之间，而是涵盖整个城市生活领域，包容作为整体的文化遗产。同时，在传统意义上，博物馆无一例外地集中反映历史变迁，对现在状况和未来发展则往往不感兴趣。如今博物馆与人们现实的生活联系日益紧密，博物馆类型和文物藏品内容都已经发生变化。人们不仅要“为今天而收藏昨天”，而且还要更多地关注人类的“今天”和“明天”，“为明天而收藏今天”。当越来越多的现代和当代文物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和展品，将进一步拉近广大民众与博物馆的时空距离，增强亲和力



图：敦煌莫高窟

和影响力。事实上,在人类生存环境演进和城市生活变迁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往往浑然一体,过去的遗存、当代的生活和未来的迹象,往往同时呈现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博物馆文化不应仅记录过去,还应反映现代和未来发展。

今天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是从保护文物藏品到保护文化遗产,再到服务社会,进而向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神圣责任回归,这是人类在现代博物馆诞生二百多年后的历史选择,是人类在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的理性决策,是对博物馆具有永久意义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科学诠释,更是对要成为“一个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令人尊敬的声音”卓有成效的履行。为此,董贻安先生提出“博物馆大资源观”的观点,认为博物馆大资源观应该是站在21世纪和全球化的高度,在对我国和世界博物馆资源比较研究基础上,建构起由有形和无形形态组合的整体框架。从本质上讲,博物馆大资源观就是运用广义认识论,以大世界、大时代、大思维、大构建、大手笔实现对博物馆资源的不断认知。这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个进入到深层次的思维方式。旧址博物馆和遗址博物馆,将保护对象扩大到不可移动文物,突破了人们头脑中传统博物馆固有的拥有一定藏品和特定馆舍建筑的概念;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文化遗产留存的区域,并引入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的方式,同时寻求文化遗产在未来的延续和发展;数字博物馆,突破空间和时间的藩篱,在更广阔的范围,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之间穿梭链接,促进博物馆文化的影响和传播。

新时期博物馆文化的发展目标,将从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拓展到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再拓展到让广大民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博物馆领域的体现。博物馆存在的前提是文物藏品,但是在博物馆的物质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精神。“博物馆文化的精髓不是留恋过去和固有,而是探索、发现和创新未知与未来。它用物化的‘往事’启发来者,哺育新生”^①。因此,不能认为博物馆只是文物的积累,藏品的仓储,历史的收藏,静态的展示。同时,博物馆还应努力站位时代的前沿,催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催生社会崭新的艺术、道德、观念和行为。如果仅是见物不见人,就如同人没有灵魂一样,只能是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堆积。“博物馆绝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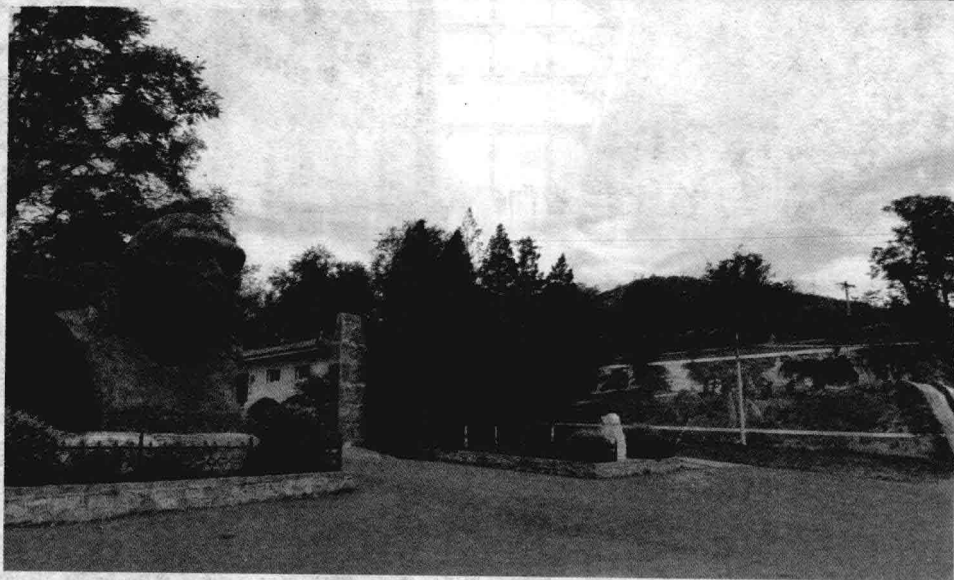
^① 彭俐.博物馆引领时尚.北京日报,2010-02-21(12).

是杂货铺，也不是古董店，博物馆是展示文明的窗口，是讲故事的场所，是还原历史的地方”。为此，必须挖掘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以展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创造力和生命力。博物馆藏品涵盖着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因素，“物和非物质都成了博物馆的保护对象，博物馆已经从收藏人类不断消灭的物，变为保护收藏人类不断变化的文化精髓，成为人类长河中的一道堤坝，守护着日渐消失的文明，传承着古老稀有的习俗”。这是一个崭新的理念，对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展示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①。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博物馆文化快速走进自己日常生活的脚步声。近年来，伴随人类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觉悟逐渐强化，对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认识也逐渐加深，而对文化遗产多样性的认识，带动博物馆文化多样性的思考。“我国的博物馆从被认为是城市的名片到城市的客厅的发展过程。从‘参观’改变为‘使用’，从灌输信息到获取信息”。G.B.古德（G.B.Goode）曾指出：“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②博物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收藏、陈列和科研，而是多元化、多功能的文化设施。博物馆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博物馆的功能和职能也已经大大超出以往博物馆所发挥和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博物馆不但参与城市文化发展进程，而且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历经沧桑的我国博物馆，正在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见证并推动着社会向前迈进。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化，博物馆功能正在延伸，博物馆价值正在提升，博物馆事业正在壮大。此时此刻，更加需要清醒地分析国际发展趋势，认清自身不足，在博物馆事业发展中避免追逐功利、遏制浮躁之风，坚持从现实国情出发，从夯实基础做起，从社会需求实践，真正使博物馆成为开启公众智慧的钥匙、创新思想观念的源泉。当前，我们正面临博物馆事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我国博物馆事业才能取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辉煌成就。

① 袁仲一.“博物馆话题”读后.中国文物报, 2010-03-23(4).

② 陈同乐.后博物馆时代.东南文化, 2009(6): 6.



图上：秦俑一号坑内视全景

图下：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图：首都博物馆大堂

2.1 国际社会博物馆定义的调整	14
2.2 我国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完善	21
2.3 新时期博物馆社会职能的扩展	27

2 博物馆社会职能的调整与完善

今天,人类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快速变革的时代,变革影响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社区的方方面面。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变革速度加快,知识、财富和权力在快速转移,思潮、理念和观点也在快速变更。在这一背景下,博物馆面临着正确理解自身价值以及重新定义宗旨、功能和职能的任务。事实证明,任何一座博物馆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然参与到全球变革的进程中来,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选择。这些新的挑战和选择,也给博物馆提供了分享国际社会经验、完善自身功能和职能、加强能力建设的机遇。

2.1 国际社会博物馆定义的调整

人类先具有收藏宝物的意识和行为,而后才有博物馆的出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化发展历史上,博物馆都称得上源远流长。在我国,博物馆收藏的早期形态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而在西方,博物馆的萌芽也可以远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由于博物馆的建立与发展具有漫长的历史,因此,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博物馆的理解不尽相同,关于博物馆功能与职能的定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博物馆发展的雏形阶段,人们把博物馆只作为名器重宝的收藏所。“这时的博物馆还只是特权阶级的活动场所,它们总是与‘奇珍异宝’联系在一起,帝王在此显示自己的权力,教会在此释放神的力量,贵族在此展示自己的财富,贵妇人也在这里炫耀自己的时装。所有的一切如同一个上流社会的沙龙”^①。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遗物受到重视,出现了搜求、研究古物的热潮,博物馆不仅保藏古物,而且对古物进行研究与探讨。但是,尽管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皇宫、王室,还是寺庙、教堂,对藏品的收集、交流和展示,仍然仅仅是较小范围私人性质的行为。直到19世纪末,人们开始将博物馆看作是“博览兼收、益智集思”的机构;20世纪初,博物馆被视为“高阁广场、罗列物品、古今兼备、纵人观赏”的设施;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发展为一种文化机构,不再是专门用来保管宝物的仓库,而是以实物进行教育的组织,是探讨学问的场所^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博物馆学研究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西欧、北美、日本均有一大批研究成果问世。例如联邦德国出版了《未来的博物馆》,美国出版了《寻求有

① 刘克成.到博物馆去.建筑与文化,2007(2):10.

② 于萍.博物馆与博物馆文化传播.丝绸之路,2009(18):92.